



許雲邨貽謀

鹽邑志林第二十七帙

鄭端胤

黃岡後學樊維城彙編

後學姚士麟訂閱

劉祖鐘

治家先分嚴而後教行家人所以吉嗃嗃吝嘻嘻也

大宗祠堂子孫水木本源之地謁必恭肅

朔望俗節同門

內外祭必誠敬

分至忌辰合小宗親未盡男子長幼

如或苟且怠玩

自非先人肖子禮成會餞

子孫過三十人

敦親睦

議贍卹講治生程教子勸善

規過絕毋齒及一切

人過惡陰私

大宗子有君道合宗親疎長
導衛翊吉凶必咨宴會必先
之義宗子尤當爲世祀家聲
由禮抗顏守則以倡宗人

皆宜依向推崇匡
世永敦強幹弱枝
重強學厲行動必

古者教道覺豫今來教子宜
戒過飽戒多睡戒暴怒戒房
及野味宜聽古詩宜聞鼓琴
賢季節義圖畫宜勞逸以節
容端雅氣質中和及嬰孩懷
胎教始婦妊子者
宜道嘉言善行宜閱
動止以禮則生子形
抱母太飽煖寧稍饑

寒則肋骨堅凝氣岸糕爽毋
導銜侈以召戕賊及能言能
發見便防放逸故孔子曰蒙
教毋誑行常教後長食常教
安布素禁羨華麗及就傳時
慎擇嚴正童子師檢約以灑
應虛文故事一皆身教躬習
命躍然代勞意

教子弟必慎擇師友待師友
必資遣遊從近令恭勤延訪
當備盡誠敬賢達遠
後生常親禮法士熟

聞道義言漸染薰蒸日與之化忽不自知其入於高明矣非類交游痛懲嚴禁

生子質敏才俊可憂勿喜便思豫加檢防痛抑文藝辨給祇令學禮讀書陶習謙晦慎厚性情禁絕浮誇傲誕者游處如此十許年度成美器否則取禍及親可懼之患非一

士幼而績學業以堯舜君民爲志壯而入仕固當不論崇卑一以廉恕忠勤報國安民爲職持此黜謫何愧如或貪酷阿縱負國辱家貴顯祇重罪愆合宗告祠削譜勿齒於族

子弟性資拙鈍莫將舉業久擔早令練達公私白務大都教子正是要渠做好人不是定要渠做好官農桑本務商賈末業書畫醫卜皆可食力資身人有常業則富不暇爲非貧不至失節但皆不可不學以延讀書種子惟不可入僧道不可作書筭手毋充門隸毋作媒人毋作中保人毋爲贅壻毋後異姓

男女議婚須及壻婦成童上下擬人品於其家法占性行於其父母兄弟凡屬刑殘亂逆勢要富豪世有惡疾者勿議儒素衣冠量宜成約惟盡禮毋

鹽邑志林 卷之三十一
徇俗毋論財

婦來三月內女生八歲外授讀

八教列女傳使知

婦道然勿令工筆札學詞章

男十歲勿內宿女七歲勿外出

凡子事父老必立侍暑必具衣爭諸父未冠婚勿

侍坐蓋父子分不可狎狎則慢然恩不可簡簡則

疎閨門之內肅如爾懇如爾

主婦職在中饋烹飪必親米鹽必課勿離竈前女

婦日守閨閣躬習紡織至老勿

亦同約束如有恣性越禮遊山

一塚賽神燒香銜

露體面殊非士族家法子孫必泣諫之父兄丈夫
必痛遏之

家人離多由婦人婦人離多由黠婢婦勿聽婢語

男勿惑婦言雍睦其可以漸敦已夫

毋養幼婦毋贅女壻

妾有無子女勿容持家事掌家財

僕婢傳言出入內門年及十二更以少者

尼媪牙媒婆唱詞婦穢行隣婦勿容入室

吾家書生門戶世無大富貴抑思神害過盈物忌

太盛後人婚姻不可慕勢利仕宦不得過金紫才

鹽邑志林 卷之二十七 四
過便思引退奴婢毋出百人良田勿踰十頃畜財
及萬以擬吉凶緩急不啻此以義散其餘不及此
勿以非義求其足

諺有之曰富貴怕見開花此語 有意味言已開
則謝適可喜正可懼爾今有方 且豐亨便生驕溢
喜筵慶賞過飾婚喪伎樂聲容沸騰傾動僕器服
食珍麗整齊勝絕鄉邦光映門戶蓋是謂已夫無
德富貴謂之不祥宜急懼思何暇誇侈其他凡屬
逞衒咸此類耳子孫有是真惡消息亟加歛抑差
緩敗傾又若約而爲秦時屈舉 且夕覆亾之

道也

內外服食淡素恒存儒酸氣味在常服葛苧卉褐
土絹綿紬非婚祭公朝不衣羅紈綺縠常食早晚
菜粥午食一殺非賓祭老病不舉酒不重肉少未
成業酒毋入唇絲毋掛身

器用但取堅整舟輿鞍轡但致遠重勿競雕巧絢
麗以乖素風

祖傳琴書故物慎勿輕視奸貪人

病求良醫毋計小費遠勞而輕遺體地訪精術毋

惑星卦尅應而貽隱禍

精術鮮按書而卜筮決之

平居寡慾養身臨大節當達生委命治生量入節用狗大義當芥視千金之產

以吝爲儉以刻爲嚴以諂爲讓以傲情爲厚重以猥黠爲聰明以鬪茸爲寬大何啻千里

暴慢危親于謁辱身誇已長可恥幸人災不仁能忍事乃濟有容德乃大古言大丈夫當容人毋爲人所容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達識名言書紳顧諟可也

韓魏公曰內剛不可屈而外處之以和事無不濟試思處事著力全不在面皮上

歌舞俳優鷹犬蟲豕

鸚鵡鴝鵒鬪雞促織之類

劇戲煙火一切

禁絕雖樂賓怡老娛病亦永勿用以杜賭博姦盜爭訟焚蕩之隙且防小子眩惑耳目蠱蕩志習荒廢學業後患猶未易殫言

家有好賭好淫好酒好燒煉黃白好造作風水好妖妄技術好好欺書算好逞勢專利好狠鬪健訟好交結官府好競勝土木凡喪德敗家者家長先痛絕其端於長泣諫於少切責務須委曲開喻誠惻感動

嫺親饋遺歲只一往渠來亦只一受再必卻之慶

弔有事勿拘

親舊假貸須只量力捐助以盡吾心勿出本圖利
以生後隙孤嫠婚喪誣枉困甚者尤必懇惻援濟
然涼約而矯情市名豐餘而觀釁嗇施皆非理也
但能施慎毋德色爲鄙丈夫

燕會親賓物意務必雅潔慙慙致其誠敬然勿固
強以酒使之失言喪儀成疾侮薄孰甚焉歡洽勸

侑則令子姓考鐘鼓歌古詩爲樂

取古詩意義與時事倫類如七

月鹿鳴棠棣伐木車牽賓筵之類及漢魏以來性情之正者

近世淫聲悉屏不

用於凡嘉事皆然

毋以小嫌而疎至親毋以新怨而忘舊恩

隣里歲時饋燕急難貸卹必洽歡盡誠

秋成穀賤量家餘力糴若干十石別儲遇歉時價

糴存糴本以美貸鄉鄰之饑乏者券約豐償免息

連歉則展期候豐不費之惠也

寧人欺毋欺人寧人負毋負人

衰榮無常彼此更共本由天運如此富貴在我何

足驕在人何可妬妬與競於彼何損徒自壞心術

長過惡耳若夫處世爲大丈夫造道爲聖賢此則

由我不可讓人性均一天也當思與人同歸於善

情均一人也當思使人同遂其欲德與人同福與人同蘧伯玉恥獨爲君子范希文先憂後樂允矣聖賢之徒與

古稱三家村亦有小人當思處之之道只勿與校而漸以理屈之張子韶謂與小人居常自檢點司馬溫公曰君子所以感人其惟誠乎范文正公曰言欲遜遜免禍行欲嚴嚴遠侮皆當三復力行善作家者閉門而爲生之具足

古稱受恩多難立朝居鄉亦難立身要須勤儉資身以免求人至於子弟但未冠婚成材勿容一錢

尺帛以慣浪費

梭山陸先生曰古制國用卅九年餘三年之食今家計亦當量入爲出然後用度有準豐儉得中怨

讟不生子孫可守每歲約計耕桑藝畜佃租所入除糧差種器酒醋油醬外所有若干以十分均之

留三分爲水旱不虞專存米逐年蠲有若干以十分均之

閏加一取一月約三十分日用其一親賓飲饌子弟紙筆先生未脩幹事奴僕衣費皆取諸其中可餘不可盡用七爲中五欠爲

齋計餘置籍以供裘葛修墻屋備鑿藥克慶弔時節饋遺又餘周族隣賑貧賢卹孤嫠給佃人修橋

梁諸義事

餘多恐漸富人
後陷於罪過矣

若產少用廣但當一味

節嗇不可侵用次日之物多難補漸至困急諸如
前所云一切不講免致于求親舊以增過失責望
故素以生怨尤負諱通借以招恥辱所謂存十之
三分者不能則存二分不能則存一分又不能則
苦身節用稍存贏餘然後家可長久不然一旦不
虞必遂破家矣所謂一切不講者非絕其事但不
能以財爲禮耳如弔喪則先往後罷爲助賓客則
煮茗清談而已奉親最重也啜菽飲水盡其歡送
終最大也斂手足形還塋懸棺而封祭祀最嚴也

蔬食菜羹致其敬凡事皆然則理何歉我何愧而
家可永保矣夫

男勝耕悉課農圃主人身倡之女

勝機悉課蠶織

主婦身先之風土氣候必乘種性

異宜必審種植

耕耨必深沃瘠培灌必稱芟草去

蟲必數壅漑修

剪必當必時程督必詳勤惰必察此民生第一務

周人王業肇基於此桑柘果蔬牲畜擇人分任置

籍計功務課日益怠必罰廢則更之

田地近凶狡人亟須托故易之隣田接畛却毋設

心計取

戶毋受寄田地至戒但力已業及輸官昔人非田畜所生不衣食賦稅未輸不宴樂厲志畏法所當師也

埋沒糧稅利已損人隱慝遺患天怒神譴必積餘殃吾有所試矣戒之禁之

逋租及時勤索勿致過時起息

出責一券毋過十金收息一年毋過三分

毋受投獻子女物產

蠹家莫甚冗食家眾勿容游手

別家

有僕婢雖供給

使令者有課視專職者量減分數

耳童男女十許

歲度力分授雍牧掃績毋令惰曠期於各食其力

此人理當然亦天道宜爾

過房未配男女給夏衣帳不過四月望給冬衣被

絮不過十月朔祇禦寒暑禁飾鮮耀

家眾訓習馴謹絕毋容怙挾亢侮一應人

毋教家人一切手藝

僕婢罪非姦盜杖責毋至二十笞悍難制者宜卽

放絕亦毋嚴刑

一應戒獲亦人子也宜常恤其饑寒節其勞苦療

其疾痛時其配偶情通如父子執應如臂指我則

廣吾仁心而彼自竭其情力矣

劉忠宣公曰事上使下皆當主之

誠行之以恕

恕體其情而誠以動之將無人不

感無事不可

為

歲暮合族祭畢而餞

始祖以下祧主畢陳大宗所屬內外咸在升餞於明德堂

內餞於閑志堂世遠族繁家奉一牲來助貧者勿拘

長者命少者讀則一通

眾立聽畢序坐守身持家有不如則者眾相規警

已亟懲艾猶可圖善其後否則其蹈顛覆徒費話

言安事家則者也夫

家傳田地山林界限

總立產簿戶籍稅

糧數日

每遇大造黃冊

定須主親自細檢收除數目真的雖年幼子弟不可全托況於他姓下人完將黃冊日徵底數年官府派數須托周知精曉立心公正者不拘內外一人因時訪問稽查

貨廩藏積貯遞年總立家儲簿賓師官府婚喪修

造費用應酬機宜輕重緩急每年立家用簿皆須主人心

目一一經歷酌量延訪處置幫以親信誠慎族子或

義一人主人定須每月之晦親自查算一番稽考

關防勿令幼子專擅勿容內人于預若夫世業書

藝耕織素有定規略具家則但一應子孫家眾必

須主人禁其交結官府包攬錢糧此迺破家辱先

之根雖貧至乞食亦莫為此至戒至戒此主人一

之根雖貧至乞食亦莫為此至戒至戒此主人一

已景泰元年庚午至七年丙子天順元年丁丑至八年甲申成化元年乙酉二十年甲辰至二十三年丁未弘治元年戊申至十八年乙丑正德元年丙寅至十六年辛巳嘉靖元年壬午至二十三年甲辰蓋自戊申迄茲三歷甲辰一百七十七年計自陶唐至此共六十五甲辰整三千九百七十七歲至嘉靖一百四十七年滿四千歲

梅梢

梅梢者我 聖祖高皇帝鏖戰鄱湖時御舟黃帽也吳人謂舟子爲梢子其人梅姓云時 聖祖御

舵樓指麾將士適僞漢有舉流矢相向者梅梢偶見之急撤御座甫倒於舟中而流矢及矣利害在毫忽間比之沛公傷胷捫足福孰隆耶登極後大封已畢獨不及梢時梢老病家居目已失明時時自數無敢爲之言者他日候 郊天駕回梢令其孫扶之路傍大呼曰 皇帝忘梅梢乎 上大驚曰朕忘之矣即日厚加錫予以其孫尚公主云余聞諸江寧父老如此鄱湖之鏖也僞漢兵力甚盛我師小却友諒推篷四顧志得氣驕二女子捧銀盆具悅以進澡手未畢我郭英者發一矢中之貫

晴及顛而死于理昇屍遁去遂大克捷乃知帝王有真信天命也英字子興先用其策兩以火攻僞漢有大功封郊國公謚宣武

滿江紅

我本聖祖居和陽時欲圖集慶遂與徐公達間行買舟以覘江南虛實至江口適值歲除呼舟人無肯應者有貧叟夫婦二人舟尤小欣然納之曰天晚矣明當早渡且進雞酒具黍情甚真厥明發舟老叟舉棹口中打號子曰聖天子六龍護駕大將軍八面威風 聖祖元旦得此吉語喜甚與中山躡足相慶登極後訪得之無子官其姪并封其舟而朱之以故迄今江中渡船皆謂之滿江紅云

千里草

高皇帝初作 孝陵於鍾山之陽因山多鹿禁人捕獵而設孝陵衛於山下特置牧馬千戶所蓋取義鹿馬欲其蕃息耳所既置矣尚虛典守之職他日因微行至陵所歸途遇雨偶於民家門屋下憩焉問其何姓曰董氏也 聖意遂注曰千里草馬所宜也即拜其人爲千戶以典斯牧至今子孫世掌所印不得而易墻門每壞官府輒爲之修云

彭友信

彭友信者攸人也歲貢至京一日聖祖微行途中相值忽見虹霓聖祖口占二句云誰把青紅線兩條和雲和雨繫天腰友信應聲曰玉皇昨夜鸞輦出萬里長空駕彩橋上異之相約明日會於竹橋同早朝明日彭果往候久不至遂失朝已而宣入喜曰有學有行君子也以爲北平布政使

賢人心肝

南京國子監生常課之外別有進呈文字謂之進呈冊余初直以爲供御覽耳後揆歷尚寶司事

見一室中克棟皆進呈冊也詢諸同事者曰子不知其用乎昔我聖祖初造寶鈔屢不成將戮工匠匠懼乃妄奏云前代造鈔皆取賢人心肝用於內然後成耳上將信之人以語於高皇后馬氏欲於文臣內從事后即啓曰以妾觀之今秀才們所作文章即是賢人心肝用之足矣焉用殺上悅即於本監取而用之鈔遂成因有進呈冊永以爲例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古戰場

南京國子監在覆舟山之陽晉宋以來古戰場也

多鬼物人不敢行。聖祖既定都，即其地爲太學。以鎮之，氣象宏大，旣成，下令敢有婦女入門者，斬趾，蓋欲絕陰類耳。高皇后聞其壯麗，欲觀之。上曰：不可，是不信也。遂於雞鳴山東麓緣崖開道，俾后自上望之。今石磴猶存焉。立法甚嚴，敢有誹謗師長者，梟首相傳，皆云頭門檻下官一員，日晷柱下官一員，皆當時生理者。正義堂西三班第一卓第一位，至今無人敢坐。云昔有孝子，因母病危，欲面訣告歸，不得，遂自刎其肝而死於此。六堂之後，別朔光哲堂，以處四夷子弟遊太學者。凡八九

千人，會饌食，鍋二，皆徑可八九尺，寬深猶鉅鐘焉。或云後因墮一膳夫於內，蒸死，遂廢。會饌砌浴賢池，銅爲之底，引後湖水，徑其中，南出，俾諸生澡雪。又置水磨，運機作麩，以食諸生。今河流幾絕，磨盤巋然尚存。徒想當時秦淮水勢而已。東南號房一帶，即昔之校尉營。聖祖置校尉於此，使檢察士類，以故士風克一無敢有顏異之愆者。立積分之法，監生每考以朱墨爲優劣，滿七百圈而後選官。出監速者十餘年，遠者二十餘年，多有白首老死，不得出監者。朝出歷事，暮復歸監，與今之事體絕

不相似矣

舊內

南京舊內在今應天府之左 高皇帝建大內宮殿既成遷居之舊內虛焉他日召中山王飲樂甚即以是第賜之中山拜謝而出 上乃夜命工作匾刻舊內之門四字厥明將往懸之未及行而中山辭表至矣 上悅今其前門所揭匾是也中山之純謹而機警如此

沈萬三秀

沈萬三秀者故集慶富家也貲鉅萬萬田產徧吳

下余在白下聞之故老云今之會同館即秀之故基也 太祖高皇帝嘗於月朔召秀以洪武錢一文與之曰煩汝爲我生利只以一月爲期初二日起至三十日止每日取一對合秀忻然拜命出而籌之始知其難矣蓋該錢五萬三千六百八十七萬零九百一十二文今按洪武錢每一百六十文重一斤則一萬六千文爲一石以石計之亦該錢三萬三千五百五十四石四十三斤零沈雖富豈能遽辦此哉 聖祖緣是利息只以三分爲率年月雖多不得過一本一利著於律令者此也沈萬

三秀不知其名蓋國初鉅富者謂之萬戶三秀者國初每縣分人為五等曰哥曰畸曰郎曰官曰秀哥最下秀最上洪武初家給戶由一紙以此為第而每等之中又各有等沈乃秀之三者也至今民俗尚有郎不郎秀不秀之諺云

寶誌公

寶誌公蕭梁時神僧也余嘗於雞鳴山塔中睹其塑像臘高貌古筋骨皆露儼如生人非今之匠工所能為也詢於故老告余曰今之孝陵即誌公之瘞所也瘞傍原有八功德水泉脉其美誠意伯

奏改葬之乃見二大缶對合啓之端坐於內髮被體指繞腰矣瘞既遷而水亦隨往 聖祖異焉勅建靈谷寺賜之庄田甚廣仍迎其像以歸建塔居之命太常歲祭行楮笏之禮焉

孫蕢

孫蕢字仲衍號西菴五羊人為翰林典籍無書不讀詩高古坐為藍玉題畫誅臨刑口占曰鼉鼓三聲急西山日又斜黃泉無客舍今夜宿誰家死後太祖聞知此詩曰有如此好詩不覆奏何也併誅監斬者又訪附馬不遇題壁云踏青附馬未還家

公主傳宣坐賜茶十二闌于春似海隔窓閒殺碧
桃花

青蘿祠

宋潛溪太史乞歸時 御製詩二句餞之云白下
開樽話別離知君此後迹應稀太史續之云臣身
願作衡陽鴈一度秋風一度歸 上悅賜白金緡
幣文綺曰與汝作百歲衣也自是歲一來朝後子
燧被誅乃諱迹焉 上命使者取其鐵券太史無
所慰勞但云吾用鐵券何爲使者歸奏之震怒賜
誅因鍊刀於金華五日未成決懿文太子驚聞赴

水 上馳詔赦之謫戍於蜀終焉夫人葬於青蘿
山以太史衣冠配之山陰王琥題其祠云乞恩曾
許下鸞坡魚水雲龍竟若何一代文章周禮樂百
年盟誓漢山河秋風歸鴈衡陽少夜月啼鵲劍外
多回首故園何處所蕭蕭遺像守青蘿

建文君

白下故老爲余談建文舊事云建文君人皆言其
自焚非也實逃也蓋其初誕時以月晦日生 聖
祖聞之不怡詔免稱賀髫年時 聖祖夜夢內庭
左右楹柱有黑白二龍繞之而鬪左黑者勝明日

偶見燕邸與皇太孫各抱一柱而嬉燕邸左焉
 聖心固已疑之稍長因閱御馬出一對句試之曰
 風吹馬尾千條線太孫對曰雨濕羊毛一片氈燕
 邸曰日照龍鱗萬點金 聖心益異之蓋真氣驚
 人固非凡矣 聖祖已知天命乃封鎖一篋密召
 太孫諭之曰汝他日遇有大難垂死之際方許開
 視雖有小災不可開也壬午歲靖難師至乃開篋
 有僧衣帽一副度牒一紙剃刀一具而已遂夜削
 髮縱火焚宮從大隧中出而去有司以自焚奏此
 其順天知命見機保身不忍以土地殺人隱德可
 嘉也至正統中雲南布政使司有老僧華顛杖錫
 從甬道入至堂南面而立曰吾即建文帝也今吾
 年八十彼已傳四朝事既定矣吾有首丘之懷故
 欲歸耳汝等可為奏聞因袖出一詩云淪落西南
 四十秋歸來白髮已蒙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
 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氣散朝元閣上雨聲愁
 新蒲細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藩臣因奏送
 至京舊人皆物故無能辨其真偽有一老宦者曰
 吾能驗之請出左足觀焉持其踵悲慟蓋當時宮
 中侍浴見足底有黑子可識也 朝廷亦善處之

監邑志林 卷之三十八
獲考終焉

星犯紫微

天心所眷默定於冥冥之中去留之機雖聖人不能測識而挽回按聖政記洪武三十一年五月庚申夜有星大如雞子尾末有光自天厨入紫微垣後有二小星隨之至積氣中沒 上以天象示變占北方當有警勅晉燕代遼寧趙六王曰驗之歷代天象若此者邊戍不寧徃徃必驗今天象與此正同不可不慎也其應雖非今歲然二三歲間灼有寇邊者宜令軍馬東西布列各守其地胡人南

牧馬勢必盛自非機置深密晝夜熟筭孰能制之吾老矣難於籌邊爾等受封朔土藩屏朝廷若不深思倘有失悞非惟貽朕之憂亦爾等安危之所係也噫 聖祖之憂勤惕勵者至矣豈知天命有在變不虛生玄象之應不在千里之外而在几席之下乎使覆瓿翁尚在必能知之然亦非人所能爲也

聽經樓

我 成祖文皇帝既靖難即思所以導民於善乃於都城凡四達之衢必建一聽經樓每夜妙選高

僧於上諷講經義俾臣民咸席地而靜聽之既遷都百餘年後舊制盡失尚存其一於北門橋與十廟相近嘉靖初僧復新之雖巋然臨市然知者鮮也蓋我太祖高皇帝天縱之質博通三教作養人材儒風旣盛禪學並興當時若姚廣孝訴哭隱泐季潭琦楚石諸僧皆高才博學與宋景濂沈士榮諸學士徃復論難各明其道而成祖繼之表章六經尊信朱子法嚴機新豪傑輩出雖異教之徒亦皆砥礪振作以自見無有蠢然游食以厲民者聖母仁孝文皇后武寧王之女也精通內典

在燕邸時嘗夢白衣大士授以經一卷謂之曰汝他日當正位中宮誦此可以禦難夢中誦之一遍覺而書之凡數千言不遺一字遂命之曰觀音夢感經自製序文宣入大藏余嘗得而伏讀之潔淨精微深入三昧不減圓覺諸經信非神聖不能爲也後聖母端坐而逝獻陵嘗有御製記之云

碧峰

余昔於京師大興隆寺觀少師影堂即姚廣孝祠室也頂相一軸人物魁梧雄偉信豪傑哉聞諸其徒之老曰廣孝故元臣也元末削髮爲僧於蘇之

承天寺其兄碧峰長老戒行甚高洪武中徵天下高僧以輔諸王廣孝有用世之志將應詔碧峯苦勸止之不從既而佐成祖靖難遷都北京碧峰思之往訪焉既見厲聲訶責廣孝事之甚恭謹或有以其語聞於上者怒欲罪之以廣孝在未發乃勅廣孝公差於外始御鞫之具以實對無懼容上曰汝號碧峰必煮不爛者曰然命以甑蒸之經一日夕無傷也乃下之獄逾年而廣孝始還暇日從容以請上曰朕固忘之即命宣入至午門跣趺於地不肯入曰業緣盡矣又奚見爲雙

玉筋自鼻中出長尺餘遂化去即命龕置禮葬西山仍命舉朝送殯後廣孝官至少師命之蓄髮還俗不從如其志卒與碧峰合葬西山云余又見上海士人談田謂余曰碧峰北行時戒其徒曰明年某月某日吾有大難汝等當於佛前圍坐各持楊枝水洒地誦大悲呪三日夜則可免矣慎無忘也其徒如戒果應蒸時云蓋在國初多有異人如周顛仙之類信非妄也廣孝配享廟庭聞近年已斥去之矣

石刻先祥

先師陽明公既平宸濠乃正德庚辰正月親書鏡
于廬山石壁其詞曰正德己卯六月乙亥寧藩宸
濠以南昌叛稱兵向闕破南康九江攻安慶遠近
震動七月辛亥臣守仁以列郡之兵復南昌宸濠
還救大戰鄱陽湖丁巳宸濠擒餘黨悉定當是時
天子聞變赫怒親統六師臨討遂俘宸濠以歸於
赫 皇威神武不殺如霆之震靡擊而折神器有
歸孰敢窺竊式昭 皇靈天下已定嘉靖我邦國
凡百二十餘字越明年辛巳 武宗晏駕 今上
皇帝入繼大統又明年改元嘉靖先師石刻實先

兆焉長發其祥出於無心此何異漢之公孫病已
實天保之所在也

連子弩

高皇帝削平羣雄兵精器利有所謂襄陽砲者止
攻姑蘇一用餘不復事其製以木爲架圓石爲砲
重百餘斤發機用數十人激而上之入土七尺又
有連子弩者最爲利器天下既定即收藏之不以
示民己卯歲 毅皇帝幸南都得於內庫甚喜方
詔如式製造而權臣江彬者夜已私造數千張矣
不軌之志何如哉遂流傳於民間余嘗於江都見

之其製弩面有匣隨弦上下中藏十矢匣上有鐵
挽子挽匣使却則弦隨之內墮一矢於弩面及機
則弦發而矢往復挽如前相繼連發盡十矢在剎
那間全不用力又不費工夫比之凡弩有十倍之
易也或曰諸葛武侯所遺云

本朝超越前代

程伊川謂宋家超越前代者五事余謂我朝超
越前代者畧言七事而一統之盛尤自古之所無
也是故漢呂臨朝唐武易姓趙宋雖多賢后猶有
垂簾之失國家歷九朝椒房不預政事內廷

甚正一也夷狄之患自漢以來和親致弊不知紀
極國家廓清驅逐之後遂絕其源大限甚明二
也人君即位謂之元年無再元之理其弊自漢文
帝始後代多因之至一君有十數元者無謂之甚
我朝列聖相承只以一元紀世老成正大無誇
侈變更之心三也黨錮之禍漢以之亡牛李洛蜀
何代無之國朝百八十年多士一心無復朋黨
四也古者名不偏諱臨文不諱惟致謹於君上之
前耳後世忌避太甚極爲可惡名晉肅而不舉進
士姓石昂而改呼右昂片言隻字無心獲罪者不

可勝舉 我朝惟進御合避外一切皆畧之士風
稍古五也前代殺人無忌雖平居盃酒之間動以
人命爲戲如王愷飲客日殺美人徐知諳鴆第貽
禍伶者其他快已欲復私讐雖當盛世漫無法度
我 聖祖在御先出五刑酷法後申大誥三編明
著律令使之趨避故雖位極人臣無敢專擅殺戮
太平全盛人有所恃而無恐六也前代皆有官妓
雖張禹大儒後堂女樂而謝安之風流杜牧之狂
狎縉紳以爲美談至於有宋士習稍遷而此風不
變我朝一革遂盡始無寄假之醜七也

金大節

金大節者吾邑澈浦鎮人也洪武初爲鄉老人國
初重老人之選必推年高有行者爲之天下官員
三年朝 覲則老人亦與焉大節之往覲也侵曉
出門行里許欲登廁有鬼自廁中出指大節曰此
人好一箇金肚皮忽不見大節甚憂怖曰此行必
腰斬矣旣入朝 上問曰今天下盜賊平否耆民
無敢答者獨大節抗聲曰捕獲已盡惟恐復生
上異之即擢爲知府果腰金云其居與余家鄰比
余兒時尚及見其孫名基者基死遂絕

賈萬戶

賈萬戶者名銘字文鼎元時海寧富家也儒業行藏悉載伊譜不能備錄劉伯溫先生未遇主時漫游海上嘗止於其家亦有意於銘也久之知其無成遂不言但爲之擇一牛眠地於尖山之麓興工之日文墨名士若山陰胡隆成崇德鮑恂等皆在座忽大風起吹金箔一片止其梁上伯溫曰汝家世世金帶與國同休後高皇帝龍興銘之子以汗馬功一於河南一於臨山衛各爲指揮子孫世襲迄今焉銘後壽至百有六歲晝寢夢更緋衣策

雄騎西往遇一女子乘金碧輿侍從甚都出輿拜曰妾自月宮來送彭祖殯前之新塚即彭墓也公宜就觀之言畢而寤門外適報青田劉先生題壽山福海圖寄公爲壽其詞曰吾聞軒轅之國乃在大海之中央其不壽者八百歲壽者乃與天地同久長樓臺縹緲造雲漢赤日繞戶扶桑涼玉泉之水清以香瑤草之味如瓊漿洪厓有時來環珮聲琅琅鳳鳥自歌鸞爲舞青蜺連蜷白雲舉淋漓豹髓浮漂觴璫錯金盤薦鱗脯耳聞楚水泣英皇眼見商郊葬彭祖琪花生樹宵有光東風入律春蒞

卷之二十八
三六高
茫春茫茫樂無極青鶴夜夜月宮來廣寒嫦娥寄
消息銘覽畢曰夢與詩符吾將已矣越三日而卒

媯某

媯某者海寧衛前所軍士也景泰初鄧茂七者反
於台州媯某實從征焉戰敗被傷而逃自匿於積
屍之下夜半見燈火熒煌訶道而至乃一神官也
據簿點名驗屍至媯某曰此人乃板閘之數豈應
死此遂去天明逃回固無恙恒以告人後十餘年
運糧至淮安板閘墮水死焉本所千兵陶簡松告
余者媯音綽忘其名

牛舞

李西涯程篁墩二公在英廟朝俱以神童薦時
程九歲李七齡耳上面試之先出鶴鳴二字程
對以龍躍李對云牛舞上命中使問曰牛如何
會舞對曰堯舜在上百獸率舞牛何獨不舞上
大異之出對曰螃蜎一身鱗甲程對曰鳳凰遍體
文章李對曰蜘蛛滿腹絲綸上曰此兒宰相器
也又出對云鵬翅高飛歷風雲於萬里程對曰鰲
頭獨佔依日月於九霄李對云龍顏端拱位天地
之兩間皇情大悅即皆廩於翰林後李以天順

甲申二甲第一程以成化丙戌一甲第二程竟爲典試所累而李功名壽考終焉

南岳碑

南岳岫嶁山碑神禹治水告成之文也昌黎集中有千搜萬索之嘆則其湮沒久矣且岐陽石鼓退之尚以羲娥之遺爲孔子憾况此虞夏之書乎嘉靖丁酉余於白下新泉書院睹焉蓋甘泉宗伯刻之貞石譯以楷書然後可識凡七十七言始以承帝曰嗟終於鼠舞徵奔末有隸書帝禹刻二字想秦漢間人所增刻者亦佳甚蓋山崩得於碧雲峯而重爲尼父憾云

承發房

余嘗於禮部承發房見壁間一詩不知何人作亦無題詳味之必蜀人有辦事者寄子之詩也雖雜之少陵集中亦不能辯人品其可以資格論哉錄其詩曰骨骼今年異衣裳昔日殊讀書須努力寫字莫胡塗白水翻三峽青山出兩都吾衰竟何以賴爾得相須

周溥

烏程周溥者庠生也成化初人有姊被選入宮嘗
有詩寄溥云一自承恩入帝畿難將寸草荅春暉
朝隨步輦趨丹扆夕侍鑾輿入紫闈銀燭燒殘空
有夢玉釵敲斷竟無歸年來望汝登雲路同補山
龍上袞衣溥後以貢仕至別駕

朱靜菴

自漢以下女子能詩文者若唐山夫人曹大家立
言垂訓詞古學正不可尚已蔡文姬李易安失節
可議薛濤倚門之流又無足言朱淑貞者傷於悲
怨亦非良婦竇滔之妻亦篤於情者耳此外不多

見矣 我朝成化弘治間海寧朱靜菴者周汝航
妻博學高才福德兼備壽考令終遺文垂後才識
純正詞氣和平筆力雄健真閨門之懿範女德之
文儒也所作甚富不能悉錄聊紀數首以見之游
仙詞曰洞天春暖碧桃芳瑤草金芝滿路香吹徹
玉笙天似水笑騎黃鶴過扶桑秋日見蝶云江空
木落鴈聲悲霜染丹楓百草萎蝴蝶不知身是夢
又隨秋色上寒枝長信秋詞云長信深沉天路遙
玉階涼露濕宮袍不辭團扇輕拋擲雙燕俄驚別
舊巢明妃云玉容憔悴向胡天爲惜黃金誤少年

堪笑君王重聲色丹青不畫夢中賢虞姬云力盡
重瞳霸氣消楚歌聲斷些難招貞魂化作原頭草
不逐東風入漢郊金陵懷古云石城風起浪聲齊
六代興亡動客思吳苑落花啼杜宇宋臺荒草走
狐狸殘香猶染胭脂井遺恨空傳碧月詞誰道鍾
山佳氣歇真龍又見起鍾離題虞美人云楚漢不
兩立苦戰民力疲君王惑反間腹心生嫌疑亞父
已謝病龍沮仍喪師威望日已挫壯士日叛離鴻
溝定界分收兵歛旌旗釋彼妻與父恩義何忍欺
幡然背盟約匹夫猶不爲陰陵迷失道天亡復何

辭空歌拔山力蓋世功業衰美人起長嘆向劍攢
蛾眉寧甘刎頸死肯事忘親兒芳魂逐君去騅兮
竟何之烈烈貞婦心千古名不墮讀霍光傳云武
帝果明斷付托真得人偉哉霍子孟功與伊周倫
曾孫踐天位相業益忠勤精誠貫金石大義驚鬼
神牝晨失剛斷子禍成殺身赤族一何慘孝宣胡
不仁元勳覆宗祀何以懷人臣申韓不足法王道
誰爲陳乃知元始後舉國皆頌新

周雲宗

周雲宗者成化弘治間人也有神力能隔墻擲馬

又獲神劍可以屈伸仗之作耗於太湖中官兵捕之不能得一日束身歸罪曰吾今自詣毋苦斯民爲也遂三木下獄一夕視之去矣惟枷杻存焉後竟不復見嘗入山遇龍龍蜿蜒逸入石壁雲宗執其尾以劍截斷之霹靂隨下復急走獲免余嘗讀博物志有菑丘訴者以勇聞於天下過神淵飲馬其僕諫之不聽飲之馬果沉訴拔劍而入三日三夜殺三蛟一龍而出雷神隨而擊之十日十夜眇其左目觀諸雲宗可信也

擾龍

按左傳龍見絳郊魏獻子問於蔡墨曰吾聞蟲莫知於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智信乎對曰人實不智非龍實智昔有飄叔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嗜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蓄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封諸豸川豸夷氏其後也故帝舜氏世有豢龍及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既衰其後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后

饗之既而使求之而遷於晉縣范氏其後也夫物有其官官宿其業其物乃至若泯棄之物乃坻伏蔡墨之言如此則上古之時人能馴龍可知故游於宮沼而漉流於庭至戰國時尚有傳屠龍之技者後世德薄術疎龍不相接反疑古人之虛誕淺之乎其見哉嘗觀吾邑有陳山龍湫之碑宋紹熙元年大旱知縣李直養走龍湫祠之俄有蜿蜒舉體金色見神座上直養迎揖即循左臂而上巾幘因置奩中以歸出四龍子如粟闔境驚異閱三日大雨沾洽乃寘蜿蜒并子于石頂之俱無所見詔進龍君爲廣惠淵靈侯龍復見於殿自空而下其大如柱光彩奪目觀者震悸其答如響也我太祖高皇帝初起義兵禱于神祠有龍見神座上即以帽收之後征友諒龍挾御舟西上上親爲文記之則龍不難致惟德斯應蓋昭昭矣

姓氏

伊川先生嘗言姓氏有極蕃衍者有極少者此不可曉愚謂此物理也觀之草木可見五穀五木之類天下萬世相同其餘各自土之所宜乃至瓊花只一本遂至於絕姓氏多寡推此可見余嘗註千

家姓其間異姓極多。余於傳記偶有所得，即錄其人，以實之。然千家姓所不載者亦多矣。如追喜、斐豹、裂儒、梓慎、杞梁、犬華、仲上之登、哀駘、佗皆春秋人。尋穆、涅、浩、輸、夔、破石、親肥、公玉、帶、邨、屠、洛皆漢人。地萬去居岸、挺角、念僧、疆可、敬容、叱羅、通皆東晉南北朝人。吐萬緒、隋人寵、忠靜、壽孫、唐人衷、愉、刺羽、五代人斗、蓋、哈、珊、志、能、月、彥、明皆元人。使儀色、容、院、賓、底、蘊、饒、賜、撒、祥、汴、融、陝、茂、浙、興、順、境、革從時皆本朝進士。若此皆不載者，而姓名俱複者，羨門子、高、關、毅、於、菟、落、姑、重、異、國、少、季、宗、正、珍、孫、關、門、慶、忌、公、上、不、害、沮、渠、蒙、遜、昭、涉、掉、尾、公、戶、滿、意、游、水、發、根、句、龍、廷、實、青、陽、夢、炎、荅、祿、與、權、皆四字者也。

鄧杞

鄧杞字貞甫，溫州府學司教也。余憶丙子歲計偕北上，會同年葉成規出其所為詩一卷，皆豪邁奇古，止憶其一絕云：三入都門尚舊官，新豐客子布袍寒。當時只為高堂計，寧得高堂幾日權。今三十年矣，且彼之親祿養，但不久耳，而余之高堂竟不獲沾，遂成終天之痛。於乎尚忍言哉！

天體

渾天之說古今皆以爲日入地下西沒東生余嘗閱西方之書有曰地種之上有百億須彌山各有大海環之今此中國乃一須彌間地耳一須彌居一海中分四洲焉其南謂之瞻部洲阿耨山主之即崑崙山也中國乃瞻部東南一彈丸耳日月五星皆繞須彌之腹而一周焉非實有晝夜也光之所及則明山之所障則暗北州之日午爲南洲之三更東西亦然故四方無定位十二時無定辰皆自人所見而名之其言如此固荒唐宏濶世所無

稽然今人謂日入地中亦豈有所稽乎余嘗疑於是及觀浚川王先生雅述言北極在天之中中國在天之南日月周行其光有限故光到處則爲晝不到處則爲夜常常在天非入地下以南而推三方皆然矣日之正午杳無定端各從得明得暗之中以爲午位古有周髀之法言天如覆蓋日月繞蓋緣而行惜乎其法不傳矣列子以天傾西北地不滿東南亦非大觀之見日月星辰恒在天也人遠不及見如入地耳論衡曰日不入地譬人把火夜行平地去人十里火光藏矣非滅也此語甚真

崑崙山地中極高之處故山南之水皆入南海三方皆然中國當崑崙之東故江淮河漢皆入東海乃云不滿是知其委而不知其源也邵子以天地自相依附夫天乘氣機自能運立非藉乎地地在天內豈能繫屬乎天惟釋氏謂風輪能持水輪水輪能持大地此論勝於邵子但言風而不及天爲未盡耳天之轉動氣機爲之也虛空即氣氣即機浚川此論殊爲精到真有先儒所未及者然天無體太空而已其轉動者性也動則自然生風自然成形皆不得已然耳謂天乘氣機恐亦未盡大抵如渾天之儀則天形當如紡車如周髀之法則天形當如磨子二說未知孰是

形氣

康節先生嘗有天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之說程子嘆之曰平生惟見周茂叔論至此愚謂康節之言引而未竟故先儒皆不得其意以爲天內只有一地故疑天無窮而地有限誤矣今敢加一轉語云惟氣也無涯故有涯之形亦相與無涯則盡之矣蓋地外有水水外有地地外又水水外又地氣蒸成水水聚成土

土載於水水浮於氣所謂天一生水是也故氣無盡地亦無盡有涯云者自四海之內一地言之耳而四海之外人力不能通者其地可勝言哉漢儒之言曰中國謂之赤縣神州中國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謂之九州則有裊海環之裊海之外復有大瀛海環之淮南子曰九州之外有八蠻八蠻之外有八紘是皆推測之論實有其理但無其名耳惟佛氏比之微塵數世界海斯則善形容無窮之意莊子曰六合之外聖人存之而不論存之者默識也不論者不容言也晉紀瞻亦曰其理極盡無復外形得之矣四方如此上下亦然惟象山先生反而求之心之無際而始盡其理此又至妙至約超越千古之談也

黃田碑

春秋書吳子使札來聘胡氏傳曰何以不稱公子貶也辭國而生亂者札之爲也故因其來而貶之以示法焉愚意如胡氏之說則聖人之刻核亦甚矣雖張湯之筆何以過之且札在春秋一孤鳳耳聖人獨不能爲賢者諱吾恐天下無全人而聖人求備之意乃更深乎札之墓今在江陰黃田山下

仲尼為題其碑曰於乎有吳延陵季子之墓十字見存大濶徑尺但剝落殊甚嘉靖初丹陽縣尹某模勒新碑立於陳少陽祠前聖筆大書豈易得哉去之二千年矣遺墨爛然優崇於墓道而深貶於春秋吾恐聖人不如是二三其德也

馬肝

漢景帝時有黃生者與轅固爭論於帝前曰湯武非受命乃弑也人臣不能正言匡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踐南面非弑而何固曰然則高祖伐秦即位非耶於是帝兩解之曰食肉不食馬肝

不為不知味蓋言學者不談湯武亦不為愚也遂罷是後諸儒莫敢明言受命放弑者愚謂馬肝有毒食之能殺人湯武伐暴救民固元元之梁肉也然開萬世篡奪之源謂之馬肝帝亦知言哉邵堯夫登樓吟曰誰將酷烈千般毒化作恩光一派深惆悵先民不復見更憑高閣一沉吟意亦至矣

几

今世之倚桌不知始於何時古人席地而坐其坐以膝即今之跪也但人授一几倦則憑之几形稍彎三足而內向漢管寧常坐一木榻積五十年當

膝處皆穿則漢時固皆以膝晉庾凱醉憤墮几上以頭就几穿取則晉尚席地齊武陵王晁嘗侍宴醉伏地貂落肉盤帝笑曰肉污貂對曰陛下愛毛羽而疎骨肉帝不悅可見六朝時尚席地坐也柳子厚有斬曲几文則疑唐時尚然今世已不知几爲何物矣古人旣跪坐于地則列食于前艱於俯取故爲籩豆使其高耳每種必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以祭始爲飲食之人此皆古製以施於今則泥矣宜我 聖祖於宗廟革去籩豆而用盤樸也

刀圭

按晦翁感興詩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然學者皆不知刀圭之義但知其爲妙藥之名耳嘉靖十四年八月晦日忽悟刀圭二字甚通快不知古人亦嘗評及此否前在京師買得古錯刀二枚京師人謂之長錢云是部中失火煨燼中所得者其錢形正似今之剃刀其上一圈正似圭璧之形中一孔即貫索之處蓋服食家舉刀取藥僅滿其上之圭故謂之刀圭言其少耳刀即錢之別名布也泉也錯也刀也皆錢之類也但無年號款識殆漢物乎

沈趙夢徵

趙文獻者廣西舉子也嘗司教於常之靖江與江陰舉子沈天麟交嘉靖戊子秋趙夢已中式居第九沈中第十二晨馳報焉沈北行舟中夢已果中榜矣送一綵帳至家大書一利字於上覺以語趙二人懽相慶也既而已丑會試趙以初九日失格被斥沈以十二日失格被斥蓋二場論題出人臣懷仁義以事君誤寫作懷利以事君也且在隔歲之前而所斥之日所命之題鬼神已先知之茲非定數矣乎

飛越峯

洪武四年平蜀明昇銜壁出降因獻馬通體白色首高八尺長丈餘春月游牝於養龍坑得之乃龍駒也不可控馭詔祀馬祖然後用之囊沙四百斤壓而乘於苑中久漸馴習將行夕月之禮於清涼山乘之如躡雲一塵弗驚賜名飛越峯繪形藏焉學士宋濂為之贊余因思嘉靖初年吾鄉海濱地名宋亭民朱黼家牝馬夜產駒家人驚見滿廐有光起視正見駒目開合如炬以為恠也急擊斃焉厥明視之遍體毛皆成鱗甲之形蓋日牧於海上

沙場信龍種也物之幸不幸有如此

板兒

四方風俗皆本於京師自古然矣然有廣眉高髻之謠吾鄉自國初至弘治已來皆行好錢每白金一分准銅錢七枚無以異也但揀擇太甚以青色者爲上正德丁丑余始遊京師初至見交易者皆稱錢爲板兒恠而問焉則所使者皆低惡之錢以二折一但取如數而不視善否人皆以爲良便也旣而南還則吾鄉皆行板兒矣好錢遂閣不行不知何以神速如此旣數年板兒復行揀擇忘其加

倍之由而仍責如數自是銀貴而錢賤矣其機亦始於京師三十前吾鄉婦女皆窄衣尖髻余始至京見皆曳長衣飄大袖髻卑而平頂甚訝其製之異也還鄉又皆然矣余素不識蝗嘉靖八年於京師慶壽寺見一宦者晨至手持一蟲云不知何名近日生於宮中甚多余觀之殆類吾鄉所謂蚱蜢者但稍大耳比南還而淮南北皆蝗矣舟爲所阻至不可行甫至家而吳浙皆蝗矣江南有蝗未之前聞實昉於此氣之感召絕於影響有如是夫

論斛

齊民要術後魏時書其言一石註云當今二斗七升此不可曉然考魏時長安童謠云百升飛上天是以百升爲一斛則魏所謂斛正今所謂石也魏所謂石今時無此制也今官製五斗爲一斛蓋取其輕而易舉耳實當古斛之半也今米一石重一百二十斤正合四鈞爲石之說

論里

今以兩足平移一十二步准是五弓蓋一步准二尺五寸也六尺爲一弓五六則三丈也凡八百六十四步是爲三百六十弓是爲二百一十六丈是

爲一里

論畝

畝法古今不同漢書鹽鐵議曰古以百步爲畝漢高帝以二百四十步爲畝今時俗語云橫十五豎十六一畝田穩穩足蓋以十五乘十六正是二百四十若古之百步以今弓准之則其一畝當今四分強耳故后稷爲田一畝三畝廣尺深尺是橫過一弓直長一百弓也古之一夫百畝當今四十一畝耳播種之區一畝三畝通計百畝三十丈濶六十丈長耳傳言顏子有田百畝信乎其貧哉

論尺

按家語孔子云布手知尺布指知寸舒肱知尋蓋用手拇指與中指一义相距謂之一尺兩臂引長剛得八尺謂之一尋中指中節上一紋謂之一寸蓋中指有二橫紋准上一紋也后世營造尺始准下紋但不知始於何時宋儒以爲本於仁宗中指中節恐未必然若以古准今每尺當今七寸七分耳今以拇指與中指自臂腕一义盡處謂之尺脉此亦可驗然程子又言古尺僅當今五寸五分弱則文王十尺當今五尺五寸六尺之孤當今三尺三寸棺七寸當今三寸八分強而已不知其異於家語者何也然文王五尺五寸可謂短矣恐還准作七尺七寸者爲是

白沙詩識

白沙陳公甫先生當成化弘治間以道鳴於廣中爲嶺南夫子時李士實憲廣東常從先生讌游玉臺之下他日先生與世卿閒談兼東若虛二律存於詩集蓋自先生歿後以至正德己卯之變約三十年而士實從逆詩詞規諷宛然若合符節殆至誠前知耶抑偶合也其詩曰風光隨處可憐生共

鹽邑志林
把閒愁向酒傾今日花非前日看少年人到老年
更秦傾武穆憑張俊蜀取劉璋病孔明萬古此冤
誰洗得老夫無計挽滄溟禮樂猶存魯兩生至今
聞者尚心傾乾坤已正高皇統制作還思霸業更
事機每向忙來錯山色偏於雨後明枕畔白雲閒
一片直從南斗跨東溟

星異

熒惑者七政之一非彗孛比也然星家多忌之若
宋景公時守心姚興時出東井唐德宗時守歲符
秦時宋理宗朝皆犯南斗則中國徃徃有事昨甲

辰四月熒惑初見於箕斗之間說者謂揚州之域
有災旣而大江以南麥果無收吳蠶盡死六月一
日正人斗中迨半月始出斗口漸稍遠矣七月初
復入斗中數夕乃下而出直至九月始遠凡百五
十餘日而兩犯焉于時大旱米價昂貴民不堪命
從前所無苗皆蠶死民大失望糞多力勤人事愈
盡者被灾愈甚顆粒全無此又自古所無之變也
犯斗之効蓋彰彰矣

人異

譚紫霄化書有曰至淫之極男化爲女至暴之極

人化爲虎愚按魏襄王十三年魏有女子化爲丈夫漢獻帝七年越嶲有男化爲女宋文帝元嘉二年燕有女化爲男宋徽宗時女子生鬚男子懷孕皆人異也弘治初吾浙蕭山縣有陳三者嘗爲耆民人呼爲陳三老人一夕化虎惟一髀不變入山爲害人有遇之者呼三老官拜而懇之即捨去正德間蘇州吳縣有男子孔方者一日忽聞空中呼其名遂懷孕而生人時高安朱侍御寔昌巡按蘇松以災異聞大意以爲男子生人古嘗有之然未有出於畿甸之內者實大變也嘉靖初余姻家陳

古涯瀛知福之漳浦縣境內有衛氏者妯娌三人皆不孝甚一日雷震一聲化爲牛羊犬三物惟頭面不變雷神立於空中觀視良久而後隱三物見人不能言惟垂淚陳乃圖形刻板詳述其事散於四方後陳解職歸年餘縣中人有來謁者曰三物已死其二尚存其一云

陳世章

陳世章者以易經補邑庠弟子員嗜酒尚氣人皆以狂目之然性直而質敏余獨與之善也生子曰乾今亦庠生嘉靖乙酉世章醉死四年矣吾友蔡

時信者處其堂兄茂才之塾時乾亦從游他日時信與諸生扶鸞召仙降者乃朱晦翁也衆皆驚愕羅拜質以易經所疑十餘條一一剖析詳明益信無疑也已而忽書曰時信汝以色病我以酒亡衆方疑駭又書曰陳軋兒過來衆笑始悟其爲世章也余因問陰世所謂地獄者有諸曰有然則公何以在此曰我無罪者不往也又問輪迴有諸曰有然則公當何如曰三年後在光澤徐知縣家范氏爲男鸞旣退諸生乃紀其言於壁次日軋出其所遺舊書昨所剖析皆其存日親筆題意也後三年

吾邑有徐豐厓先達以蓬州學正遷光澤令歸而移居無子孕將育矣夜夢有遠客至門徐亟出迎乃一冠帶者曰吾姓陳聞公新居故來耳覺而異焉遲明而子生彌月以夢語人偶陳氏諸彥昔之召仙者聞焉曰噫徵矣爲言其詳及所同見者厓未信以問於余余曰不謬壁記尚存可質也豐厓嘆曰有是哉蓋召仙時徐尚爲學正因名其子曰應陳云

陸儼山

陸儼山祭酒深嘉靖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監邑志林 卷之二十八
以疾終經一日夕未殮復甦自言曰初見一吏人相請至一大衙門主者出迎入後堂坐定命取祿壽簿來檢之曰公之功名富貴美矣但平生有短行者三事故折公壽筭今盡於此矣尚有三日且請還復送出門適見拘繫一罪人至乃儼山第也因言於主者主者即命放之曰汝且去與老先生同來遂甦時其弟亦久病果越三日同時而卒

人面瘡

按醫書言人面瘡云是袁盎晁錯之冤諸藥不効以貝母啖之遂愈正德丁丑臨淮貢士彭鏞邀余

飯有神樂觀陸道士者在座老矣當時失問其名彭指之曰陸公少時嘗生人面瘡余因問之答曰年十七時夜與本房老僕忿爭毆之死焉房後地曠而風烈吾師急聚薪焚之天明無知者十年後足外臙發毒成瘡瘡口似唇而有舌無齒能言曰我即僕也我今安在且索酒食但開口言時必大痛垂絕口閉復甦飲之以酒則四周皆紅啖以脂膏亦能消爍食畢則閉疼乃稍可但流膿血不止每日一度或二度其發無常極受苦楚貝母亦不能療如是者一年忽七日不言以爲將瘥矣有兄

在牛首寺爲僧行往訪之在寺幾半月忽復言痛絕尤甚曰我纔出數日汝即避我使我尋之苦也雖然寃亦解矣汝明日下山遇一樵者可拜求治之明日果遇樵者懇焉樵者勵聲怒曰業畜敢言我也去半夜療汝忽不見恍然回觀夜夢金甲神人胷掛赤心忠良四字謂曰藥在案上可煎湯服之以左手持藥查出水西門外第二十家門首有婦人潑水者即棄于道而返覺起視案有物如亂髮而無端遂如戒果見婦人棄之歸瘡遂愈自後屢探本婦竟亦無他不知此何故也陸時自出其

足尚有微痕可驗云

朱府君墓銘

按五代史紀吳越國王錢鏐歐陽公得其封落星石制書稱寶正六年辛卯始知其嘗改元餘皆閉而不見余家舊藏武原志內載土中所得朱府君墓銘則知尚有寶大二年在甲申乙酉歲又自稱爲義忠國惜歐公不及見耳作者謝鸚即其所言可考見當時吳越尊王效順之意使歐公而見必當以備列傳無疑今錄其畧於此府君諱行先字蘊之吳郡人也猿臂燕頤完備將才始隸職于建

寧高公所在征討有功雪守用爲心膂自渤海公厭世高禮亂行君奮臂一呼率衆歸國時天下都元帥吳越國王親統全師撫寧郡縣君遂以功累封協力勤王佐正匡國功臣加右僕射靜海鎮遏使君在鎮鉏耰荆棘板築城壘親載耒耜遍植桑麻以備祇奉供承南北十五年内外無間言以寶大元年四月得疾終于鎮殿下遣中使三賜湯藥賻贈甚厚進明州郡侯太傅世墓在烏程縣不克歸葬以其年歲次甲申厝于開元府海鹽縣德政鄉澱墅村之原有子八人元晟節度使正散將元

杲節度正散將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監察御史元昇節度下將皆有父風鸚與府君幸同王事不敢飾詞銘曰挺生英特邈爾奇形素蘊豹畧能精武經戈鋌再舉氛祲廓清從茲勇冠大振厥聲盛績旣彰威名遂振靜守謙敬動知逆順惟此賢王賞其忠信不有殊功那遷劇鎮開吳志大佐越功全一人注意百辟惟賢方期剖竹宜分重權孰謂梁木俄隨逝川生作功臣沒畱遺策眷彼令嗣恭承帝澤丹旒斯引玄宮已闢萬載千秋芳塵永隔觀鸚之文旣佳而又能知大義所言恭

承南北者南指吳越北指宋也謹用識之使忠義之士白于後世

更新故蹟樂木新創並川...

大劫滅也全一人...

州此寶王背其...

如無替恐...

董漢陽碧里雜存下

鹽邑志林第二十九帙

鄭胤

黃岡後學樊維城彙編

後學姚工麟訂閱

劉祖鐘

鐸角

我

太祖高皇帝所以化民之道思之盡矣黃昏則製木鐸使人呼之於道路曰孝順父母恭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為不過六句之間而其語甚明無非欲其孝弟慈愛為善去惡

而成仁厚之俗五更則製畫角使人吹之於麗譙
日為君難為臣又難難也難創業難守成又難難
也難保家難保身又難難也難亦不過九句而已
而其聲甚悲無非欲其謹始慎終居思危而免
顛沛之苦雖詩書所載何以加焉真聖人之言也
天下臣民使能守而弗失豈不永享太平奈何二
百年來遂不復知有此可不慎哉

洪武韻

韻書始於江左沈約乃吳人其以四聲括字內多
土腔雜亂之甚不可分辯自唐至宋以詩賦取士

尤嚴於韻作者雖佳一韻之錯則不復取想當時
亦非不知沈約之謬或者正喜其雜亂易誤蓋將
以此窘士故用之歟我朝洪武取士猶用詩賦
聖祖獨惡沈約之謬故作正韻一書一洗前代之
失其有功於士習大矣至今會試榜文有除洪武
正韻一部外不許夾帶片紙隻字蓋亟欲正韻之
行也豈知以後革去詩賦士子已不知正韻為何
物而世之作詩者亦復因仍舊弊不知正韻為
何書不務正音不遵時制反從侏離艱澁之韻吾
不知其何也

趙松雪

趙松雪公宋之宗室而仕元人皆議之有題其畫者曰趙家公子玉堂仙畫出苕溪似輞川多少青山紅樹裏豈無十畝種瓜田又題其畫淵明圖云典午山河半已墟寒裳宵逝望歸廬翰林學士宋公子妙筆多應醉後書有題其畫馬者曰隅目晶熒耳竹披江南流落乘黃姿千金千里無人識笑看胡兒買去騎有題其畫竹者曰中原旦暮金輿遠南國秋深水殿寒留得一枝春雨裏又隨人去報平安其譏之也深矣恐亦傷於太切天命有在宋祀已墟族屬疏遠又無責任仰視俯育爲祿而仕民之道也但當辭尊居卑時懷黍離之感而已必欲以事讐責之寧免頑民之誅微子抱祭器而歸周受封於宋箕子傳洪範以授聖受封朝鮮與夷齊各行其志仲尼稱仁不亦可乎

哨徧

舊觀東坡在昌化負一大瓢歌田野間蓋哨徧也哨徧二字不知何謂及觀坡前朱唐叔書云舊好讀淵明歸去來詞每患其不入音律近輒微加增損爲般涉調哨徧畧改其詞不改其意始知哨徧

是樂府牌名後見元人周德清作中原雅韻專論音律但無師傳不能通曉其言樂府曲名共有三百六十五章軒轅制律一十七宮調今止存一十有二自黃鐘大呂等以至般涉調總統三百餘樂章所謂哨徧乃般涉調之一曲耳則知歷代士大夫皆通音律如李白應制作清平調柳子厚言箏與瑟皆十三絃有七律三十五調可見自唐至元猶有其傳至於我朝絕無之矣但依其平仄成文而已漫不知宮商律呂爲何用又何怪聲詩之不古若哉坡翁哨徧在草堂詩餘可考

詩帳

東坡先生以才高見忌於時朝士嫉之百計中傷誣其詩涉誹謗檢其蟄龍等作言於上欲置之死又行杭州凡其在任日所題屏障卷冊僧房名山詩句悉錄成帙以進謂之詩帳所媒孽者至矣幸賴時君不信浸潤遂得從減或言禍起詩諷章惇此恐未然蓋皆舒直賈易朱光庭等爲之也觀其在海外所遺惇書乃平生至厚相知而蒙其教愛者豈有是哉然嘗因秦太虛下第和叅寥韻寄之云秦郎文字固超然漢武憑虛意欲仙何事秋來

不得解定中試與問諸天此則真欠檢點無所逃
罪幸亶輩不及知耳

岳武穆

成化中杭郡庠生陳璟陳珂以功名事扶纜召仙
仙至題詩曰天風吹我上湖山回首中原只慘顏
一紙靈符來野壘又騎黃鶴到人間二生問前程
如何書曰二子皆有成但令弟史顯達耳二生請
問大仙姓名書曰吾宋岳飛也吾有心事爲子白
之其詞曰君不見黃龍塞上秋風高貔貅滿野如
蝟毛千乘萬騎拱視而壁立仰有大將真嫖姚又

不見朱仙偃城戰大捷指揮甲士皆英烈匈奴酋
長已受降圻甸腥膻聞之而潰蹶丈夫立志豈止
此直欲挽回君父之車與天下蒼生俱雪耻嗟乎
權姦蔽天日班師之牌一日十二至構成大獄壞
長城傾山倒海風波起縛虎容易縱虎難妖狐敢
決東窻計一家同日盡誅夷河北功勞皆已矣世
間萬事有公道聞說賊臣皆切齒至今血食在西
湖千古堂堂照青史二生曰他日功名有成卽以
此歌立石於廟又書曰自頌功德非臣子所宜汝
若立石吾以雷霆碎之後璟中會試爲蜀府長史

珂中進士至大理卿果如其言郡人徐越述其事於余因作精忠百詠詩貽其耳孫爲筵筭云

周孝侯

周處字子隱陽羨人少孤勇力無行鄉里患之因感父老三害未除之言乃入山射殺虎入水殺蛟遂師事陸機陸雲勵志好學有文思州府交辟仕吳吳亡歸晉累遷至御史中丞不避權戚爲梁王彤所陷戰死今墓在宜興城中有廟謚曰孝侯歷代加封王爵救災捍患代顯威靈茲今嘉靖乙卯五月賊焚無錫宜興告警忽處墓烟氣轟天若豎

黑旗二面滿城人皆見之連夕皆然後又添一面宛然在望近視則不見時予姪鯤作令所日擊者乃爲文致祭士民懽曰孝侯顯靈吾上無患矣後賊過境上果不爲害蓋沒已千二百年而神之昭著如此

干寶

干寶者孫吳時人卽干寶也本姓干後人訛爲干字海鹽人也按武原古誌云其墓在縣西南四十里今海寧靈泉鄉真如寺乃其宅基載在縣誌蓋古地屬海鹽也舊圖經云寶父名瑩仕吳爲立節

都尉有寵婢妻甚妬之瑩卒臨葬遂生推婢于墓後十餘年寶葬母開壙而婢伏棺如生載還經夕始甦言其父恩愛如舊地中亦不惡既而嫁之生子寶感之遂作搜神記想當時必聞婢談地中鬼神事故耳嘉靖壬戌六月又聞于汴陽兵師王方崖楹言漢川尹蒲山者任四川順慶府同知嘗爲之談屬邑南克縣劉氏事忘其名矣父有一婢名么女父寵愛之爲母所妬父沒母推諸壙中併葬焉三年後母死開壙見其婢伏棺上不死遂出之言與其父相處如常乃一夢中無所苦也蒲山歸遍言于人以爲大異殆與前誌實相符合

張方洲

方洲張先生寧吾鹽之偉人也儀表豐整有雋才詩字丹青一時三絕文集甚富行於世正統蒙塵先生尚未仕作二詩云羽書昨夜報居庸百萬雄師下九重天子垂衣臨大漠羣臣端笏譙元戎禁中已乏回天諫闔外誰收闢地功千古澶淵扶日轂令人長憶寇萊公寶馬朱輪接上游時危難解奉天憂鼎湖龍去弓刀遠劔閣雲深日月愁玉輦已隨胡地草青山猶是漢宮秋微臣天末空瞻

切肉食何人與國謀成化間官禮科都給事中奉使朝鮮國國王遣其臣朴元亨者為館伴朴亦捷才從游太平館先生為百韻詩每寫一聯朴亦隨手和之相逼甚急殊無遜意及先生寫至溪流殘白春前雪柳折新黃夜半風朴遂閣筆曰不敢和矣先生終於汀洲知府家居無子名重海內捐館後有二妾曰寒香晚翠各年十六七乃更相剪髮以死自誓不下樓者六十年皆登壽考人莫得見其面以卒為吾邑之雙節云

冷面寒鐵公

周新者南海人永樂中為監察御史不避要貴戚歛手性剛直無笑容人呼之為冷面寒公轉浙江廉使多所平反不能悉錄有虎為害公為文禱於城隍虎自來伏罪乃格殺之其異政多類此朝命錦衣千戶東浙拿賊吏受賂賣法適新須知還遇於涿州捕之繫於涿獄被其脫走詣闕反誣奏新上怒馳驛縛新至御前猶口陳其罪不已上愈怒立斬之是夕太史奏文星墜上大悔之後嘗見形於朝或見一人紅衣立日中上訶問之對曰臣周新也上帝以臣剛直命為浙江城隍為陛

下除奸吏言訖不見叅政彭森爲作傳其畧如此
狸嚙鷄

吳康齋先生與弼江右崇仁人也少年省親太學
布衣弊履人莫識其爲司成之子棄去舉業專意
聖學中歲家極貧締絡禦冬躬耕食力人不能堪
而怡然終身嘗有詩曰淡如秋水貧中味和似春
風靜後功又詩曰靈臺清曉玉無瑕獨立東風玩
物華春氣夜來深幾許小桃又放兩三花家蓄一
鷄司晨爲狸所嚙乃作一詩焚于土穀神祠曰吾
豕住在碧巒山養得雄鷄作鳳看却被狐狸來嚙

去恨無良犬可追還甜株樹下毛猶濕苦竹叢頭
血未乾本欲將情陳上帝題詩先告社公壇一夕
雷雨天明狸震死壇前非誠通神明而有是乎然
愚觀康齋在我朝道學中篤志力行第一流人
品試觀其語錄不問而可以知其人故白沙先生
師事之作枯樹裏談者乃極力肆詆此與宋之小
人巧謗程朱者何異恐後學不知遂信以爲實則
受誣於千古矣故敢爲一雪之

渡海方程

余於癸丑歲見有渡海方程嘉靖十六年福建漳

州府詔安縣人吳朴者所著也其書上卷述海中諸國道里之數南自太倉劉家河開洋至某山若于里皆以山為標準海中山甚多皆有名并圖其形山下可泊舟或不可泊皆詳備每至一國則云此國與中國某地方相對可於此置都護府以制之直至雲南之外忽魯謨斯國而止凡四萬餘里且云至某國回視北斗離地止有幾指又至某國視牽牛星離地則二指半矣北亦從劉家河開洋亦以山紀之所對之國亦設都護府以制之直至朶顏三衛鴨綠江盡處而止亦約四萬餘里云下

卷言二事其一言蠻夷之情與之交則喜悅拒之嚴反怨怒請於靈山成山二處各開市舶司以通有無中國之利也其二言自山東抵北直隸瀕海數千里皆沮洳膏腴之地今皆棄於無用合于其間特置一戶部衙門專管屯田之務募民耕之臣頗諳區田之法又傳得外國金稷米種見在每種一畝可比十畝如是數年得穀不可勝計則江南漕運可免其言如此雖未知可用與否亦有志之士也據其所言則至忽魯謨斯國當別有一天星斗矣永樂中太史秦南極老人星現廷臣稱賀南

極入地三十六度不可見豈卽其地歟則所言牽牛止有二指又何疑哉南極乃遠而不可見非入地也程氏遺書言天地昇降在八萬里中豈亦自星而驗之歟

秦駐山碑

按史記秦始皇二十六年初併天下自號始皇帝二十八年東行郡縣上嶧山並海以東登之罘又作瑯琊臺二十九年登之罘三十年之碣石三十七年上會稽並刻石頌德凡七處史載其詞者五東南惟會稽秦望山尚存今按武原誌載吾邑

秦駐山碑趙宋時已破碎所可攷者有云前賢灼灼後聖茂哉始皇承天越受帝命業超上古殲周滅鄭七雄靡餘六國是併功深太古道邁前王埒炎均昊美冠顯黃通靈七代敬構斯堂縱聖凝賢荷茲休祉菴藹餘輝蜚聲萬祀凡六十八言其詞甚古真先秦文史記所不載者蓋遵海而南先登秦駐而後登秦望也今碑不存而廟在不知創於何時廟前有飄松一方拆而復不由栽種亦徃徃顯兵戈光怪之異海上人皆見之

王雨舟

王雨舟名濟湖之烏鎮市人也其父王翁家巨富而性吝無子其家臨市河傍有市橋久廢矣一日有老僧至門以修橋爲請怒叱數次其請益堅翁曰汝於市中募緣吾當爲主僧不肯必欲翁一力成之不得已而諾焉費之百金成矣仍建亭橋側俾僧居之僧戒律清苦時時與翁往來笑語甚相得也居且十年時翁側室有娠將就館矣一夕翁夢此僧狼躑進門徑入閨中翁夢中大怒追逐遂醒而內室啼聲聞矣舉家大喜天明得外報云僧于半夜已坐化于亭中翁大驚異因

子曰濟

蓋取義于橋也雨舟後官橫州別駕詞翰俱佳亦無子性坦夷有大度窮極聲色富樂終身與余先君交善此其所自言也

佛記兒

按史傳所載修己背坼而生禹簡狄胷拆而生契陸終氏娶鬼方之女開其左右脅而生昆吾等六人浮屠氏稱釋迦之生出母右脅芾冠氏稱老聃之生出母腋下魏黃初五年汝南屈雍妻王氏生男從腋下小腹上出宋時莆田尉舍之左有市人妻生男從腰髀間出皆瘡合子母無恙此皆得于

傳記近見瑯琊漫抄乃文衡山先生之父林所錄稱成化辛丑宿州奏一婦人脇下生男弘治改元戊申公按宿親召視之八歲矣名佛記兒是黃醫官之甥母娠時脇腫如臃比生時母亦昏暈不知及甦視脇腫處已平瘡痂甫合乃知脇下生也據此亦常有之則自古聖賢之生而異於人又何疑哉

前知

前知之道在至誠固其能事然觀傳記若夏侯嬰之佳城王果之墮棺沈彬之漆燈皆符於千數百

年之後載諸簡冊世遠或未可信及觀虞邵庵作朱澤民母墓碣云至元甲午吉宜人將就館其姑施夫人疾亟下壙夢偉丈夫告曰勿奪吾宅吾且爲夫人孫旣而治地得石焉太守陸績之墓別有刻石在傍曰此石爛人來換視之果斷矣遂掩之而遂卜地夫人復夢偉丈夫來謝曰感夫人盛德今得爲夫人孫矣已而澤民生爲江東行省儒學提舉本朝天順年間徐有貞治水張秋命東平判官王震濬河堤下一壙有石誌曰前卦吉後卦凶五百年後水來衝幸遇王通判移我在河東遂改

葬之則前知之術信有之矣豈皆至誠之聖人哉
習靜

正德初先師陽明習靜於陽明洞洞在南鎮深山
中先生門人朱白浦蔡我齋等數輩自城往訪焉
道遇先生家童問以何往對曰老爹知列位相公
且將至故遣我歸取酒殺耳衆異之既至問曰先
生何以知某等之將至也先生曰諸君在途某人
敲冰洗手某人刻竹紀詩皆如目擊衆益大駭蓋
無事則定定則明故能心通豈他術哉信蜀山人
董五經之事非誣矣然非聖智之資未易言也

盛玉華

玉華盛先生端明南海人也提學浙中通政南畿
余時屢獲接之寬仁厚重犯而不較忍性絕欲存
心濟物真盛德君子也尤精於醫自言嘗集方書
一千卷家不殺牲雖會客惟取諸市自己飲食惟
白粥柏子湯而已茶亦不用也嘗自云諸君不信
輪迴蓋忘之耳其不信固宜惟余自生時卽能記
憶故惟自知之自信之耳余前世乃廣東一軍卒
也不欲言其名父早喪惟能認母與妻耳專與百
戶牧馬今母妻之容與繫馬之樹宛在目中其自

言如此又自述今生之異蓋其今世之父選一苦寒邊方教官年五十餘無子因學中無鄉賢祠言於縣尹而圖之既得地矣期以明日啟土夜夢一朝服者曰此吾宅也公能存之當使公生貴子及明破土得一碑曰端明殿學士某之墓遂不動爲之封而樹之逾年而得先生因以爲名云

郭景純

陽明先生正德庚辰八月廿八夕夢晉忠臣郭景純璞以詩來謁且極言王導之奸謂世人徒知王敦之逆而不知道實陰主之云云覺而悉記其詩

不遺一字起錄于壁曰我諳陽明道故知未來事時人不我識遂傳耽一技一思王導徒神器良久覬諸謝豈不力伯仁見裏底所以敦者傭罔識天經與地義不然百口未附托何忍置之死我於斯時知有分日中斬柴市我死何足悲我生良有以九天一人撫膺笑晉室諸公亦可耻舉目山河徒嘆非携手登亭空灑淚王導真奸雄千載人未議偶感君子淡中及重與寫真記固知倉猝不成文自今當與頻謔戲倘其爲我一表揚萬世萬世萬萬世噫後之千二百年而英靈猶見夢於陽明陽

明能盡憶之是皆精明之極理無間耳陽明亦有長詩多不錄

田石謠

陽明先生既平田州之亂先是田州有一巨石謂之田石側卧江滸舊有童謠云田石傾田州兵田石平田州寧岑猛聞而惡之乃夜遣人平之明復如故如是再三終歎側也自先生定亂之後此石平矣先生自往觀之命洗剔苔穢見有古刻新建伯三大字於其上亦異矣先生遂續加九字併刻之云嘉靖歲戊子春新建伯王守仁因奏改爲田

寧府云

虔臺夢

陽明先生在贛州都府軍令甚嚴宿衛之士無敢偶語離次者一夕於中夜衛士忽見府門洞開有一道流自外至長髯蕉扇儼如洞賓一童子執紗燈前導以入門復閉久之開門送出長揖別去甚速不知所之見者驚愕門如故天明遂相傳言自守巡以下皆知之已而守巡入揖先生遂自言夢純陽真人來訪吾問如何謂之仙彼曰非儒之至者不足以稱真仙吾又問如何謂之儒曰非仙之

至者不足以言真儒良久別去守巡乃敢言夜來
衛士所見始知純陽之果至也

斬蛟

嘉靖八年春金華舉人范信字成之謂余言寧王
初反時飛報到金華知府某不勝憂懼延士大夫
至府議之范時亦在座有趙推官者常州人也言
於知府曰公不須慮慮陽明先生決擒之矣袖中
舊書一小編乃許真君斬蛟記也卷末有一行云
蛟有遺腹子貽於世落于江右後被陽明子斬之
既而不數日果聞捷音范語如此余後檢白玉蟾

修真十書始知真人斬蛟之事甚詳其畧云真人
既制蛟於牙城南井仍鑄鐵柱鎮之其柱出井數
尺下施八索鈎鎖地脉祝之曰鐵柱若亞其妖再
興吾當復出鐵柱若正其妖水除由是水妖頓息
都邑無虞復慮後世奸雄竊發故因鐵柱再記云
地勝人心善應不出奸讐縱有興謀者終須不到
頭又曰吾沒後一千二百四十年間此妖復出爲
民害豫章之境五陵之內常有地仙八百人出而
誅之真人生於吳赤烏二年正月二十八日至晉
寧康三年八月朔年一百三十六歲拔宅上升云

余考傳記旌陽存日至今正德己卯大約適當一千二百四十年之數且所記鐵柱實應宸濠之讖亦異矣哉鐵柱井今在洪都南城鐵柱觀中而真人亦有廟在省城其有功於南昌甚大又見江西士人言寧王初生時見有白龍自井中出入於江非定數而何哉

瑞蓮

錢君景孚名達風度高嚴遠邁流俗吾邑隱君子也喜植蓮弘治己酉發一幹雙花結二實人咸異之衢方豪詩云錢家盆池如玉井亭亭一幹雙花

竝却疑姊妹在昭陽太液波間鬪雙影夜舒不聞有葍蕙兩房垂垂意可省綠知公家有聯璧媚水含英作光景天水胡纘宗詩云太華峰頭有奇卉分得小池香一叢扶疎對面笑初日娑娑雙袖歌迴風戲魚田田擲其下飛鷺振振鳴當中兩岐連理元易得有人競爽難爲同後錢君贈刑部郎中長子珍封禮科給事中次子琦正德戊辰進士嘗以孤城抗賊極諫犯顏一麾出守非其好也乞東海而老焉珍子薇琦子芹嘗皆舉進士甲第蟬聯一時獨盛而後來之秀尚森森也天之報施善人

表之以應蓮爲兆耳傳曰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善
必先知之信哉

禦夷

漢賈誼以洛陽年少當文帝朝上治安策史氏譏
其欲施三表五餌以係單于其術固已疎矣自余
觀之可謂通達國體未可以疎目之也夷狄之性
謂之天驕貴吾修內治以防之若與之角死傷必
多仁人之所愍也故太王事之以皮幣犬馬珠玉
春秋時魯公會戎魏絳和戎公子遂盟戎皆不得
已而與之交後世若漢唐之和親宋之歲幣視古

則又甚焉何嘗出於誼策之外乎我朝
皆縻以爵賞厚往薄來歲費不可勝計
遺意邇者叛人徐海等誘倭夷爲邊患焚屠慘酷
大臣力不能制卒以柔道勝之如擒狸
費無限乃知暗合誼言蓋勢所必至
穆陽明之才誼其未可輕也今日之
邊防禦東夷開市船庶幾其長筭乎

天寧塔

海鹽治在宋時去海稍遠後岸善崩
勢未已天寧寺西齋長老礎石琦翁
博學高才

有道行名動朝野夜夢龍王獻珠請師建塔遂募緣建成謂之鎮海塔自是而海岍不復淪矣迄今二百餘年巋然尚存高二百四十尺制度比他塔殊秀爽正德間僧會琇翁修之余嘗爲之作記聞琦師初建時每一磚頂于首跽而誦大悲呪一卷其愿力如此初成時其勢稍偏忽一夕滿城人皆聞空中語云天寧塔偏急往救之且乃正矣事在宋潛溪所撰誌中乃今嘉靖乙卯二月寺僧一小暗室中忽有塔影在壁余往觀之乃倒影也五層在壁二層併塔頂在地層層欄杆枋桷簷瓦分明塔影倒懸今乃親見之

器車

如畫陰雨亦在晴則尤明余嘗睹野史中往往言按禮運言天不愛道地不愛寶故天降甘露地產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註云器謂銀甕汁甌車謂山車垂鈞謂不待揉治而自圓曲者晉時恒山大樹自拔根下有壁七十玉七十二皆光色精竒異常玉又張掖柳谷之石有八卦璜玦之象亦此類也正德甲戌吾鄉硤石友人沈拓於紫硤山土中得異石無數有如斧鉞者圭璧者方者圓者而

而長者厚僅二三分周圍口尤廉薄各有圓竅竅皆倒櫛黃白黑綠各不同光潔工巧人爲有所不如見者皆以爲霹靂砧而藏之嘉靖丁巳黃灣馬氏開山作壙亦於土中得如前者一十六枚其形極相似白者光可鑑皆余所親見者諒非人之所爲且人亦安事於此豈卽噐車之類乎

投江

先師陽明竄龍場時日夜南奔抵杭計避瑾必欲置之死也懼禍及親乃不敢歸惟遣家僮還報而獨居勝果寺一日題詩于壁置雙履於江濱而潛

去矣其詩曰學道無聞歲月虛天乎生我欲何如生曾許國慚無補死不忘親痛有餘自信孤忠懸日月豈論遺骨葬江魚百年臣子悲無極日夜潮聲泣子胥自是遠近喧傳陽明已投江矣聞於逆瑾伎心由是稍紓遂得達龍場而家亦無虞然在萬里之外風聞洵洵有云海日翁已斥死矣有云王氏已抄沒矣非先師之見機行權樂天安土何以保其性命而成卅日之功哉而無識之士猶以僞死議之豈知微服過宋在宣尼有不免乎余觀唐史安祿山表權華入幕府臯度祿山必反以其

猜虐不可諫欲行又慮禍及親因獻俘京師在途詐死既含歛而遁去臯母以為實死慟哭感行路祿山信之而歸其母臯潛奉母晝夜南奔既渡江而祿山反天下聞其名與此事正相類真卓行哉

鐵柱老僧

陽明先生壯年受室時以婦翁宦江西因往焉一日獨游鐵柱觀一靜室中見一老僧坐與語相得僧乃出書一編授先生而別且曰三十年後再相見後平宸濠入洪都復往游焉老僧尚在以詩遺先生曰三十年前曾見君再來消息我先聞君

於生死輕毫末誰把綱常任半分窮海也知欽令德老天應未喪斯文東歸若到武夷去千載香燈鎖白雲先生亦有和章今失記昔所授編亦竟不知何書也

張永

武宗毅皇帝既聞宸濠之變奮然有射蛟之志自稱大都督威武大將軍乃南巡欲與之決戰未至而陽明已擒之矣自常山路歸杭將獻俘京師而駕已至鎮江時巨璫張永先帶京軍若干來杭先生遂移疾卧於隘果寺僧房以宸濠付三司官取

具收管永至問知先生所在徑造僧房而先生藥香滿室擁被稱不能起永坐於床曰王都堂我知汝非病也我有一言與汝先生備述用兵勞瘁致疾之故永曰君之功不須說但聖上此來欲與濠戰君先擒之今當押赴南京候旨未可獻俘奏捷先生曰謹如教又問曰宸濠宮中金銀今安在先生曰金銀則無但拾得簿籍有帳皆送與二十四監矣永與語人之意甚相得扯先生起出袖中片紙乃御書密旨也云拿宸濠之功我第一你第二先生乃起具服謝恩遂同入城次日同

赴教場操軍永親射九矢俱不中請先生射先生以不能辭強之再三而後就位九矢皆中京軍齊聲懽呼曰名不虛傳永遂心服曰我國家得先生如此文武全才社稷之福也自後江斌張忠等屢於上前肆謗皆賴永救解得免然先生亦終不得一面天子幸脫危機永之力焉不可以不紀也

銅柱夢

陽明先生既受廣西田州之命自言曰吾少時嘗夢至馬伏波廟題之云銅柱折交趾滅拜表歸來白如雪又夢題詩曰拜表歸來馬伏波早年兵法

鬚毛皤雲埋銅柱雷轟折六字銘文永不磨不意今有此行乃嘉靖四年秋也逾年功成而疾亟矣屢表乞致不許遂促歸至南雄府青龍舖水西驛而卒事聞 上怒爵蔭遂尼至今夢之驗也如此

聶司務

湖州凌漢章成化間針術神靈擅名吳浙嘗謂予先子從吾翁曰嘗曾於一市中見一丐者形軀長大而兇惡面頰天生一手掌痕有十餘丐者從之既去問於主人主人曰此丐姓聶父聶某原為司務之官因早朝從行吏失携笏板怒甚掌打其面

遂仆地死後家居其妻有娠忽一白日見前吏入門徑入其室已而妻生一子掌痕宛然在面父已心知之矣始能言即有報讐之語比長日以殺父為事父謹防之幾被其弑者屢矣夫妻相議逃避異鄉不知所往其子遂縱酒色為非將家業費盡而為丐云凌時感其事作詩記之曰平生不信有陰翬丐面而今見掌痕寄與世間君子道莫教結怨種冤根

鐵樹開花

王雨舟名濟烏鎮人家富好客能詩為廣西橫州

監邑志林 卷之二十九
正
判嘗爲余言今世所謂六十花甲子者以鐵樹開
花得名此樹必遇甲子年方開花吾嘗於書中曾
睹此說後官縉州乃親見此樹在一指揮人家圃
中其人言在我 明洪武十七年正統九年弘治
十七年三開之矣今當於嘉靖四十三年再花信
書中不誣矣而舟又自刻一編記所見聞亦載此
惜不問其所睹者何書也

日月影

凡日月東生西 并南北二陸行皆有一定之度
獨丁卯歲予於荆溪所見不然余與館賓查懋言

等驗之數月甚審可駭月自望以前每夜長落于
未方自望以後每夜漸出於諫北道從寅丑之間
升天望南斜行至未方則下沒矣七月八月九月
皆然每至半夜月光入檻一丈二尺有餘日與月
同宮皆出寅入未日將沒時其光入南牖照北壁
九月望日太陽入檻七尺五寸去冬至尚有兩月
此何理也不但日月而已凡南斗箕心等宿自一
更以後皆從午未間落甚速不復西行幾乎四方
易位殊不可曉初疑地勢有異及余仲冬抵家望
夜觀月尚在天南無一毫異但人自不察耳始悟

太史公月出北辰間之說可信次年春海賊大至
殺死宗將軍圍阮中丞於桐鄉浙西荼毒豈陰符
經所謂天發殺機移星易宿之說信有之耶在南
方如此而北方不聞奏報何歟次年遂復反正予
時北斗有記天河有詩不止此也

木稼

嘉靖十五年余游荆山時冬至後連日大暖忽夜
中大雷電兩雹天明下雪連五日夜厚與肩齊人
皆行於雪巷晴後三日余乃渡淮是日無風日光
在薄霧中而寒氣入骨比雪寒二倍忽見人之鬚

眉毛髮皆皤然成翁無間老少相顧大笑而馬之
尾鬣柳之枝條皆成銀絲平生之所未見問於逆
旅主人曰此所謂飛霜也余意豈春秋所謂雨木
冰者歟沂陽子曰此木稼也然余考之木稼又謂
之樹介木爲少陽少陽將有害陰氣脇之先寒得
雨而冰曰樹介是日無雨不知是 否燕惠王信譖
棄鄒衍鄒衍仰天而哭六月飛霜 謂之飛霜亦
有所本又考齊民要術大寒冰雪 謂之諫樹
蓋恐其陽氣之洩故封之謂之諫殊有理而意新
稼介二字無義豈諫字之訛歟黃太史題橄欖軒

日味諫亦與暗合

雷書

按宋儒皆以雷從地發固爲正論然此直據理而不知變者耳夫變亦理也寧有理外之變哉按史宋祥符中岳州玉真觀天火所焚留一柱有謝仙火三字人皆叵測召仙而問之曰此雷部掌火神名也又宋德清縣覺海寺雷書西侯李鈞火攸利火謝鈞思通凡十二字皆倒書又華亭天王寺雷書高洞楊雅一十六人火令章凡十一字亦皆倒書此猶見於傳記者也余游荆溪善權寺正殿乃

唐大中年造庭下古檜乃蕭梁時植殿中三柱一書謝鈞記三字一書詩米漢三字皆楷書一書詩米漢謝鈞之記七字皆草書每字各方徑尺許亦皆倒書也周文襄公忱命以刀削之隨削隨深懼而止今洼處猶存謂雷爲二氣搏擊而無鬼神可乎

雜存下

終

監邑志林

卷之二十九

三十一

子七卷



